

社会记忆的再生产：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视角

谷佳媚 赵 姗

【摘 要】社会记忆蕴含和承载着意识形态建设的要素,意识形态安全是社会记忆进行再生产的底线和基础,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络媒介与技术的迭代更新,社会记忆的再生产成为分析研究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视角。首先,社会记忆的形式再生产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时代感和吸引力提升的新向度,但却存在着庸俗化倾向,导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吸引力遭遇稀释,需要依托形式再生产转型以凸显网络主流价值引力。其次,社会记忆的内容再生产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公信力和引领力的新维度,但却存在着随意化倾向,导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公信力面临冲击,需要聚焦内容再生产转型以巩固网络主流话语权威。最后,社会记忆的意义再生产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感染力和凝聚力提升的新领域,但却存在着商业化倾向,导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感染力受到消解,需要推进意义再生产转型以协同网络主流舆论合力。

【关键词】社会记忆的再生产;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建设;新视角

【作者简介】谷佳媚,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河南 郑州 450001);赵姗,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州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南 郑州 451400)。

【原文出处】《教学与研究》(京),2023.7.71~8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背景下的集体记忆与政治认同研究”(项目号:22AKS013)、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互联网舆论场演化机理视角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项目号:2019GGJS290)的阶段性成果。

记忆滋养了历史,历史反过来又哺育了记忆。社会记忆指的是以个人为细胞的社会对记录、传递和创造历史的共同记忆进行一系列施加影响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无论是作为物质形态的社会记忆“符号”还是精神形态的社会记忆“意义”,都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的全部环节,时刻向人生动展现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轨迹和逻辑规律,因此,社会记忆具有共享性、实践性、系统性、传承性。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记忆为例,“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

和奉献,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①然而,社会记忆不是僵化静止的存在,而是不断在后世的回忆纪念、重拾再现中得以弘扬和重塑,从而生发出继往开来的奋进伟力,这就涉及社会记忆的再生产问题。社会记忆的再生产关系到正确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也关系到民族精神、优秀文化等历史基因的坚守和赓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②伴随融媒体、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网络媒介与技术的迭代更新,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等

不良社会思潮趁机渗透于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消解着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公信力和凝聚力,对此,我们需要从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新视角加强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建设的分析和研究,引导广大网民树立“大历史观”,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凝心聚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前进。

一、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内涵解读及其在网络空间的呈现

古语道:“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③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④社会记忆如同照相机或录影带,记录或整合了不同时间、地点、角度、立场的历史景观,但实质上是对人在社会发展长河中长期积累的生产活动、生活经验、交往互动等历史资源及记忆的保存,它揭示了社会这一有机生命体的深层记忆机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历史记忆。社会记忆不是僵化或静止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内涵与外延、横向与纵向、静态与动态、时间与空间、现实与网络等综合方式,使历史过往中以人、事、物为主体元素的社会记忆得以复活、利用、延续和建构,使社会情感、民族精神、国家文化在社会历史的时空隧道中不断被赓续、共享和共建,这是一个对社会记忆进行复合性再生产的动态演化过程,促使社会记忆发挥出聚光灯和反光镜的作用,不仅把光束投向历史、再现历史、传递历史,更观照和折射社会的现在和未来,为维护人类尊严、增强国家民族认同、巩固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秩序提供重要的历史素材、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记忆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深度关联,前者为后者贡献了社会运行的有关记忆要素和资源,后者为前者提供了记忆生成框架与条件,呈现出鲜明的生产实践特征。因此,可以从社会再生产理论对社会记忆再生产进行多维度的理论分析。从社会再生产活动的主客体维度看,社会记忆再生产涉及记忆主体和记忆客体在记忆介质的作

用下,通过认识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实现社会记忆的传承与建构。从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发展过程维度看,社会记忆再生产涉及从生成、加工到消费这一循环往复更新的再生产过程,是社会记忆如何从一种符号或表征,进入人类生活空间,尤其是这个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网络空间,构建人类精神世界意义体系的过程。从社会再生产活动的结构要素形态维度看,社会记忆再生产主要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再生产形态广泛存在于不同时空,以全面叙事的内容再生产形态渗透于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以阐释建构的意义再生产形态赋予记忆鲜活立体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形式再生产、内容再生产和意义再生产共同“融汇在每一项记忆再生产实践行为中,是我们分析考察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⑤归纳起来,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实质就是社会记忆主体在动态升级的记忆介质、不断变迁的时代环境等复合性因素作用下,有计划有目的地对记忆客体的形式、内容与意义进行一次次生成、加工、消费的实践活动。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中每一种形式的变化、每一个内容的更新、每一项意义的再造都直接影响着附着在社会记忆深层意蕴中的情感表达、立场宣示、思想传递、价值诠释和精神赓续,进而影响着人们对社会记忆的解读、判断和反馈。

可见,“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脉络。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⑥尤其是伴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与演进,社会记忆再生产活动在网络空间的矛盾斗争愈加激烈,呈现出新的特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亿万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然而,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之间在网络上时刻呈现出野蛮与文明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线上与线下的融合、西方与东方的较量、制度与文化的抗争,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外部影响因素与社会记忆的形式、内容和意义等内部

构成要素相互交织,形成复合效应,使社会记忆再生产在生成、加工与消费的演化过程中呈现出被选择或被遗忘、被正视或被曲解、被弘扬或被禁止的存在状态。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也各不相同,进而带来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安全风险。因此,在网络空间中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形式表现是否新颖多样、内容表达是否实事求是、意义阐释是否有理有力,不仅关系到作为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的社会记忆对网民的活化和赓续效果,更关乎社会记忆再生产在维护人类尊严、增强国家民族认同、巩固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②社会记忆的再生产需要打破时空界限,时刻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建设保持功能同构、目标同向和价值同源,以便更好发挥社会记忆的“教科书”“清醒剂”“营养品”作用。为此,本文着重从社会记忆的形式再生产、内容再生产和意义再生产三个维度深刻探讨其中的内在逻辑关联和关节点。

二、社会记忆的形式再生产: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时代感和吸引力提升的新向度

社会记忆形式再生产是最直观、最具表现力的再生产,是记忆形式的转化。依据呈现形态的差异性,社会记忆一般包含口头传承、体化实践、文献记录、文物遗迹等4种主要形式。社会记忆形式再生产既围绕这些记忆形式开展各个形态内部的自我转化,还随时根据现实需要和时代变化,彼此相互转化或有机集成,生成新的记忆之“场”,实现社会记忆的多途径建构。比如,网络空间就是社会记忆形式再生产的新场域,口头传承、体化实践可以通过整理归纳和总结记录再生产为网络文本化记忆,文献记录可以通过口头表达或附加图片、声音、影像等网络符号被生动形象地加以再生产,也可以通过艺术方式再生产为创新版的器物记忆。具体而言,以教育传递、神话传说、口头传诵等为典型方式的口头传承本来就具备记忆再生产性质,网络空间中呈现技巧、呈现方式、呈现者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都会影响口头传承效果,进而影响其传递的意识形态元素的吸引

力;以文艺作品、仪式重演、节日庆典、纪念活动等典型样式来延续传统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明显的操演性和重复性,每一次实践都必然进行一次记忆形式再生产,也随之进行了一次真实体验式的意识形态宣传,互联网+的跨界融合、智能驱动、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等功能使这种社会记忆形式的意识形态作用无限增强;以史料编纂为主体的文献记录、档案和以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址、典型地域等器物形式呈现的社会记忆,其再生产活动体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世代保存、修缮完善和代际传递,每一个物化的记忆本身就是活化的意识形态教科书,网络空间的3D打印、“AR”“VR”等数字化技术创新了这类社会记忆的固态化形式,更加充分发挥其以史育人、以文化人、教育激励的作用。可见,社会记忆再生产的任何形式都影响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传播的时代感和吸引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从党的一大会址到党的各个重要革命根据地,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纪念地点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重要纪念场所等,每到一地,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③每一种社会记忆的形式都承载着知识理念和价值判断等要素,蕴含着社会关系的生成和表达,网络空间中对社会记忆形式的任何再生产行为,都直接影响着网民对其传递的价值观念互动、家国情感共鸣与政治认识认同的效果,进而影响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建设成效。

然而,社会记忆的形式再生产却存在着庸俗化倾向,导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遭遇阻力。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内容和意义总是要依托一定的形式载体外化出来,这些形式在网络空间中或是呈现为文物、建筑群、遗址等为代表的静止形态,或是借助展演、文字、音符、图像、视频等网络活化形式包装的民俗、仪式、影视、绘画、歌曲等为代表的动感形态。然而,由于“后真相”和“娱乐至死”风潮的侵袭、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的渗透,以及人工智能附着的“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精准推送”等技术带来的“算法陷阱”,导致社会记忆形式再生产的网

络生成转向与传播生态再造存在着形式至上、肤浅浮夸等庸俗化困境,挤压了社会记忆客观事实的生存空间,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场被排挤、吸引力被稀释。

第一,形式再生产迎合网民的感性化偏好,冲击意识形态的在场体验。固然人工智能为社会记忆的形式再生产催生了云端虚拟体验空间、历史空间数据库、交互式城市地图服务、可视化历史地理信息智能系统等可感化、可视化技术产品,满足了受众对追寻社会记忆的感性化偏好,但历史虚无主义等歪曲社会记忆的不良思潮也趁机借助技术媒介平台改进渗透方式,扩大渗透范围,营造在场体验,增强渗透效果,不断冲击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主流力量。比如,历史虚无主义借用一说FM、企鹅FM等音频渠道,通过微历史课、有声小说、相声段子等音频形式实施“虚假新史料”渗透,典型的事例有曾被党刊点名批评的“历史牛师”的音频课程,消解了社会记忆的真实性,冲击了意识形态的在场体验,淡化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力量。第二,形式再生产钻营网民的个性化兴趣,抢占意识形态的主流阵地。固然社会记忆的传播和弘扬需要观照社会记忆主体的个性化偏好,形式再生产的生成需要结合受众的时代化特性,以便依托个性化的形式吸引力实现让网民走进社会记忆的目的,但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主要代表的不良社会思潮却打着重视网民主体性需求的幌子,捕捉网络受众个性化媒介痕迹,通过大数据转化和分析苦心钻营受众的个性化喜好,在记忆文本、记忆空间生产、口头表达、仪式操演、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形式的生成环节,勾勒和满足受众个性化兴趣图谱,炮制个体的算法依赖,利用算法霸权方式和算法聚类技术路径抢占网络意识形态的主流阵地。比如,利用各类诱导APP、公众号在抖音、快手、火山等短视频媒体平台对社会记忆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在线包装,再以短视频、直播视频、Vlog等视频形式吸引受众沉迷其中,受其影响。第三,形式再生产附会网民的娱乐化需求,虚化意识形态的主流声音。当前社会记忆形式再生产的生成存在着戏谑调侃、不尊

重历史等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同一个社会记忆叙事的形式生成中融合文字、图像、声音和视频等多种符号,以大众追求新鲜猎奇和彰显自我的时代特征为依托,通过专题文章、推送视频和VR互动等形式,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和社会化问答媒体平台,借助戏谑历史人物的表情包、内涵段子等形式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渗透。比如,一些自媒体团队打着形式创新的名头发布戏谑董存瑞、叶挺等革命烈士的短视频,一些海外人物传记也变成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重要载体与推手。

因此,要依托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形式转型以凸显主流价值引力。形式再生产是社会记忆再生产活动链条中直观外显和客观呈现的“包装”环节,“包装”既要讲究精美别致、富有吸引力的工具性价值,更要强调传递文化血脉、呈现民族精神、彰显家国情怀的目的性价值。形式再生产不能搞哗众取宠、低俗庸俗的形式主义,而是要真正充分发挥其在意识形态网络传播方面的时代感和吸引力,使社会记忆在时代变迁中借助现代媒体、技术、人才等优势,善假于物、善假于事、善假于情、善假于境。实质上就是要挖掘和利用全媒体传播方式具备的“主流化”共鸣涵化功能,通过喜闻乐见和工艺精良的形式创新,发挥新形式所特有的感知鲜活力、情感张力和时空包容力,汇聚各类形式的直观表现力量,凝聚代际情感共识,凸显形式再生产的主流价值定位,切实增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传播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一方面,注重再生产形式的多元化融合,建构其意识形态呈现的高质量景观。史料整理、历史书写、艺术创作、影视制作、文化产业、纪念仪式、民俗表演、学术研究、遗址保护、历史教育等都是社会记忆进行形式再生产的选择、转化和集成方式,尤其是随着全程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蓬勃发展,社会记忆形式在记忆存在状态、记忆资源保存、记忆事项呈现等方面的再生产越来越多元化、智能化和大众化。因此,社会记忆的形式再生产要善于利用各种形式的多元化融合在意识形态传达、展演和社会感知等方面的复合优势,推进虚拟与真实的地点交织,

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穿梭,双向性、回旋型、交流式的互动体验,场景式、情节化、沉浸式的古今对话,借助形式之间的转化和创新促进社会记忆再生产内容的时代化、生活化和接地气,以及社会记忆再生产意义的具象化、浸润化和有趣化,达到呈现和传达社会记忆的更佳效果,推动意识形态呈现的高质量景观。比如,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新华社“声在中国”、新华FM联合中国移动咪咕公司策划,在新华社客户端、咪咕阅读客户端、新华社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同步上线的《来自武汉的声音日记》,以及央视纪录频道的权威性与快手、二更等短视频平台的用户生产力融为一体,发挥融媒体平台的多元形式融合优势生产的纪录片《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就是以图片、文字、声音等“符号”将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英雄城市武汉的战役日常记录和储存下来,通过建构社会记忆的方式,塑造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呈现的复合景观。

另一方面,注重再生产形式的数字化创新,建构其意识形态呈现的时代化景观。随着媒介业态变革的日新月异和高科技数字化产品的更新换代,可以通过元数据设计、多元采集、多维分类、云存储、深度开发等现代的数字化手段,利用5G+AR/VR/MR前沿科技、MCMS模块化技术、人工智能NLP技术等,深度挖掘和展现数字化社会记忆,不断提升形式再生产承载的意识形态吸引力作用。比如,可以通过高新科技构建数字化“红色记忆知识图谱”或“红色记忆地图”的形式,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组织程度,将融合了红色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人物事件等红色元素,以及分布于全国各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主题的碎片化红色资源有机串联和分类整合起来,经由官方鉴别、专家鉴定、多方印证打造准确权威和全民共享的数字记忆基因库,或制作成红色景区的街景地图、720°全景视频、5G+VR的红色遗产智能自主体验终端,为网民赓续红色血脉提供全面检索、智能导引和沉浸体验等数字化服务,为传播主流价值、传承红色精神增效。还可以利用VR和CG技术复原

社会记忆,通过实景演绎数字化,立体式、情景式、动态化再现社会记忆遗产。比如,借助全CG数字化技术,延安革命纪念馆还原再现了党中央进驻延安城和延安城遭受日军狂轰滥炸等社会记忆场景,并录制了巨幕影片《记忆延安城》,在强烈的视听冲击和熏陶中通过个体的亲身感受、主动追寻以及对红色记忆的构建完善,最终达到使个体自觉遵循红色精神的主流价值指引的目的。

三、社会记忆的内容再生产: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公信力和引领力提升的新维度

如果形式是社会记忆的外壳和包装,那么内容就是社会记忆的里子和填充物,每一项社会记忆在进行形式转化和生成的同时,内容必然随之也被再次加工和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空间中社会记忆的内容再生产就是通过对记忆的发掘和搜寻,记忆的筛选和编码,记忆的重组和重构,对社会记忆的内容进行系统加工和有机组织,再借助记忆的叙述和表达等活动,实现社会记忆内容的再造。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属于内容再生产行为,这些行为无论是同时联动,还是随机组合,或是单独发生,都会影响到社会记忆新内容的表达实效,而且叙事作为内容再生产的最后一环,主要以话语组织和表达的方式呈现新内容。“一个社会记忆什么,遗忘什么,反映了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所怀念的情感寄托对象”^⑩,可见,社会记忆的内容再生产与意识形态建设存在高强度的固着关系,社会记忆内容再生产的任何行为都影响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的公信力和引领力。其一,社会记忆内容的选择和表述关系到记忆事实本身的公信力,因为“‘历史事实’与其说存在于外部世界,倒不如说存在于人们的理解、记忆、叙述和阐释之中”^⑪,内容叙事中过往的记忆情节在海量的信息中以何种方式编排、各类记忆素材如何组织和出场,记忆事实的原型与叙述技巧等,都关系到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其二,社会记忆内容叙事的差异性往往会带来矛盾和冲突,同一项记忆内容在叙事过程中可能会被丰富完善,也可能被精简压缩,或被删除消失,任何差异化的处理都

需要确保记忆内容本质的不可撼动和基本事实的客观完整,如何使网民在记忆内容再生产过程的求同存异中达成关键共识,筑牢历史根基,这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历史观塑造、民族意识和政治认同,更关系到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和引领力。

然而,社会记忆的内容再生产却存在着随意化倾向,导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公信面临冲击。社会记忆内容再生产关系着“讲什么”与“怎么讲”的核心问题,是社会记忆有序、有力传承的关键。然而,目前在网络环境中社会记忆内容再生产却存在着一些错误倾向:“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史,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等等。”^⑩这些现象使社会记忆内容的网络再生产遭遇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等随意化困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受到啃噬和解构。

第一,内容再生产定制化,弱化意识形态的话语引领。社会记忆内容的网络再加工过程中存在着借助标新立异的题目、特立独行的行文风格、揭秘或运用“新史料”等手段,前置思想立场,定制内容议题设置或预设议题结论的现象,歪曲历史事实,使社会记忆偏离主流意识形态方向,使主流话语被迫处于“被遮蔽或被无视”状态。比较突出的现象是网络空间中在知乎等高质量社会问答平台和优质原创内容聚集平台,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以“议题设置”为陷阱,围绕社会记忆事项,用有一定深度的、容易诱发受众热议的议题为切入点隐性渗透其核心观点,比如,“洪振快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侵权案判决是否侵犯了公民学术、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议题设置,在议题讨论中隐性渗透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质疑中国革命史及当代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第二,内容再生产碎片化,挑战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社会记忆内容的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以偏概全等现象,将宏大的历史叙事无端肢解为碎片,用支流冲淡主流、用枝节取代主干、用部分否定整体,消解社会记忆的真实性、规律性和严肃

性,进而破坏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比如,用“碎片化”、所谓“细节性”的逸闻,使用“断章性”的回忆性材料,通过“逸闻主义”的写作手法和“泛娱乐化”的写作态度,抽象运用心理分析或依据个人好恶与主观臆测的方式,毫无根据地歪曲历史事实,故意夸大失误挫折,刻意裁剪历史片段,随意编造历史谎言,重建伟人或英雄的生平历史、重塑历史人物的个性人格,从道德品质层面攻击、抹黑他们的历史英雄形象。再比如,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等幌子或学术研究自由的旗号,用现代性的标准评价历史,解构历史事件发生的客观性、连续性,扭曲、反对或诋毁唯物史观,造成社会记忆的认知断裂和情感冲突,威胁主流话语的权威性,典型的案例是以“知日派”专家自居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通过学术造假洗白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美化南京大屠杀,通过学术造谣洗白侵华日军的“破坏和平罪”,还发表错误言论称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政治教科书原本就是“小说”^⑪。第三,内容再生产虚无化,侵蚀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社会记忆内容的再生产过程中还存在着含沙射影、移花接木、插科打诨、胡编乱造等现象,误读和曲解党中央正确思想的实质,试图用“内容新说”的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价值和指导地位,用民族苦难“玩梗”,消费国耻国难,热衷于为封建势力甚至侵略者辩护翻案,粉饰列强的侵略罪行,虚无或篡改社会记忆本身蕴含的已经获得公知、被大众接受认同并合理化的既定历史事实。比如,抖音中以“火烧邱少云的笑话”作为广告链接投放、自媒体“暴走漫画”恶搞董存瑞烈士的短视频。再比如,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在2021年12月14日下午《新闻采访》课程授课过程中,以遇难者“没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为理由,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称“当年的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万人是没有数据支持的,这个‘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⑫。这一公然挑战社会记忆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竟然还获得了一些网民的支持、点赞和开脱,侵蚀着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

因此,需要聚焦社会记忆的内容再生产转型以巩固网络主流话语权威。一个社会“记忆什么”和“如何记忆”涉及内容再生产问题,关系着社会记忆内容的选择与表达、记忆内容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以及记忆内容历史叙事的演化。为了充分发挥社会记忆的内容再生产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公信力和引领力方面的作用,需要聚焦社会记忆内容再生产在网络空间中“看图说话”“听音叙事”“遇景生情”等方面的再生产转型,利用其“塑造了可以共同分享的经验、一致默会的忠告、不言而喻的共同情感和作为共同话题的记忆”^④,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巩固网络主流话语权威的原则下“温故知新”“推陈出新”。

第一,坚持内容再生产的政治定位以确保网络主流话语引领。社会记忆内容的网络再生产涉及内容的选择、再编码和再表达,这个过程既要坚持社会记忆内容的同一化和差异化并存,又要坚持内容的传承性与建构性交织,时刻确保内容再生产的政治定位和主流话语引领。同一化彰显历史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差异化则表现为多元的历史叙事,无论是社会记忆网络内容主题上的统一或内容整体上的完整,还是内容细节上的分歧或内容表达上的差异,都不能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定位。传承性不是机械化的本本主义,而是需要在坚持“大历史观”原则下进行再加工和再呈现,要与时俱进地对原初记忆内容的精髓和本质进行发扬和放大。建构性包含着对原始记忆内容的增删改易和创新性解读,但不能够毫无原则和立场进行剪裁拼接或虚化解构,尤其是面对新媒体、新技术、大数据等新“包装”、新“工艺”存在着的算法推荐、非线性传播、碎片化信息、理性和逻辑性薄弱等弊端,更需要时刻注重再生产内容的意识形态定位,站稳政治立场、凸显主流价值引领功能,避免因追求内容的眼球效应而动摇社会记忆内容固有的历史根基与政治属性,要严防各种不良社会思潮借助精美“包装”的外衣进行西方价值观渗透。

第二,打通内容再生产的时空链条以延展网络主流话语阵地。社会群体总是出于各自现实需要与

利益诉求,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社会记忆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内容系统当中,并不断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通过“包装”“工艺”“配方”的再生产过程,改变其曾经拥有的原始内容,进而影响着其承载的意识形态可信度。因此,打通时空之间的界限、打破代际之间的壁垒,才能守住主流话语阵地。以网络公共空间或民间社会记忆景观的再生产为例,可以在城市街道宣传栏、主题公园、乡村文化墙、网络公共传播平台等公共领域,将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器物、人物、事件等社会记忆元素,经由创作者的涂鸦、装饰、写意、文字创作或雕塑等叙事方式,或通过讲述者,尤其是年长的亲历者声情并茂的口述叙事,借助抖音、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的传播,穿越时空、代际、行业、地域、民族等界限,随时随地使网民共享饱含着各地特色、各个时代丰富的社会记忆,感受其传递的历史变迁中“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核心价值观。

第三,通过内容再生产的多维叙事以提升网络主流话语力量。社会记忆素材的组织、情节的架构、表达的技巧、语言的编码、情感的传递等关系到内容再生产的真实度、完整性和生命力,而内容的叙事方式关乎社会记忆传承与建构的实效性、亲和力。因此,网络时代可以通过叙事主体的多元开发、叙事内容的有机选择、叙事情景的精心塑造和叙事策略的开拓创新等多维视角系统化地建构内容再生产体系,提升内容的叙事效果,增强主流话语力量。叙事主体开发需要由专业化人员的少数主体模式向大众化共建共享的群体智慧式共创模式转化,由以人为主的单一主体向“人+融媒体+智能化设备+算法群”人机协同智能共同体转化;叙事内容选择需要由单向度的供给侧转向尊重主客体的供需有机结合,由相对保守固定的传统思维转向开放包容的现代思维;叙事情景塑造需要由传授方相对静态的常规情景设置向传授一体的动态数字化全景呈现转化,由相对固定时间节点的现实情景向古今对话、时空交互、虚实结合的沉浸式体验情景转化;叙事策略创新需要在叙事情感的价值凸显和共情烘托、叙事表达

的多模态融合和分众化精准对接、叙事载体的开发运用和服务效果等方面下功夫。

四、社会记忆的意义再生产：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感染力和凝聚力提升的新领域

社会记忆的本质在于“实践基础上的人类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对象化地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过程”^⑤，这个双向过程正是社会记忆原有意义的不断被挖掘和新的意义不断被创造的彼此互动和无限伸展的过程。“在记忆中，意义被赋予了高于事实的重要性，因为这些事实是在其意义的基础上被建构出来的”^⑥，意义是人主观能动性赋予的产物，体现为以符号形式和内容叙述为介质，传递和交流的精神、情感、价值。可以说，意义再生产既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结构的前提和出发点，也是核心和枢纽，更是主旨和归宿。形式再生产为更形象生动地活化意义提供现实素材，内容再生产为诠释和解读意义提供理论依据，意义再生产作为纽带贯穿于符号系统的“再编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情感价值的“再共鸣”，通过阐释把记忆形式蕴含的意义由具象到抽象全面呈现出来，把记忆内容叙述的实质解读清楚，把记忆背后的意图挖掘充分，把记忆事项具有的象征意义、功能意义和现代价值表达出来，让历史重新现实化为精神或思想资源，使社会成员深刻理解“为什么要记忆”，从而更好地认同“记忆什么”，并主动探索“如何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⑦因此，社会记忆的意义再生产与意识形态深度融合，社会记忆意义的唤醒、阐释和管理关系到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凝聚力。其一，社会记忆意义的再生产是通过阐释记忆来唤醒良知、道德和价值，意义传递着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跨越时空的意义追寻和传承中，网络使社会成员加强了情感互动与时空对话，在再生产的记忆意义烙印中找到了心灵归属和情感认同，进而焕发巩固和维系社会共同体价值共识的深厚凝聚力。其二，社

会记忆再生产的意义关乎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等人类共通的终极意义的延续长存，也关乎社会历史的科学审视和客观评价，然而由于资本力量控制、西方价值观渗透、不良社会思潮侵袭等原因，网络空间存在着割裂记忆、虚无记忆甚至反记忆的思想行为，意义的管理有助于促进社会成员形成高度的意识形态认同，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持弘扬社会正义，彰显社会良知，促进社会和谐。

然而，社会记忆的意义再生产却存在着商业化倾向，导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感染力受到消解。社会记忆包含了以文物、建筑群、遗址等为代表的有形要素，以民俗、传统实践等为代表的非物质要素，以情感、心理、象征、功能等为代表的精神要素，而精神层面的要素是社会记忆持久的、深层次的力量，体现了社会记忆的意义和价值。对社会记忆的象征和功能等意义进行阐释的再生产活动，阐释的效果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社会记忆意图动机的深刻把握，更影响着社会记忆的时代性功能和现代性价值的传承弘扬。然而，目前在传媒商业化、数据商业化、信息商业化等商业资本的推力下，社会记忆意义再生产在网络环境中出现了阐释失真、阐释失当、阐释失效等现象，冲击了网络意识形态在社会正义、社会良知和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凝聚力和感染力。

第一，意义再生产的阐释失真，削弱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社会记忆的意义是历史赋予的，意义再生产的生成只有回归本体、还原历史真相，在社会记忆本身中寻找才会合情合理。然而由于时空界壁，网络信息时代对社会记忆意义的阐释多是依靠代际传承或文本史料的再次解读或重新品评，在此过程中各种不良社会思潮利用网络推力借题发挥、实施渗透，通过颠覆历史本体导致意义再生成的失真，冲抵意识形态的网络共识。第二，意义再生产的阐释失当，伤害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由于政治立场、价值诉求、社会矛盾、历史任务、发展环境、文化积淀等差异，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之间、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文明之间，甚至代际之间，都会存在社会记忆的冲突

与矛盾。因此,社会记忆的意义再生产关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如果不能站在自身民族属性、社会性质和文化价值追求的立场上阐释意义,将会走向偏离民族精神和社会价值的歪路邪路,甚至成为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和“帮凶”。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想和失当言论看似站在现代性立场和当代视野重评英雄人物的现实意义,实质上是对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挑战,曲解了社会记忆本身的价值立场,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第三,意义再生产的阐释失效,降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在西方发达国家炮制的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为幌子,对媒体的市场化、自由化、资本化商业运作,对网络资本增值的过度追逐,以及“消费主义”“娱乐至上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潜伏暗藏的信息技术霸权环境中,“社会记忆”的意义被打造为满足大众自我喜好和消费口味而设计的一种消遣品,导致意义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向度作用遭遇“失效”,走向边缘化。比如,一些网民善恶、美丑、是非的概念和标准模糊化,低级趣味合理化,自我陶醉于“活在当下”“割断历史”“盲目跟风”“泯灭理想”“极化小我”等负能量中,在网络上用个人私欲至上的标准蔑视或嘲笑革命先烈的崇高理想和奉献精神,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恶评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尊严的武装斗争是个人或团体争权夺利、钩心斗角的闹剧,以“合理批评和客观评价”为名抹黑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因此,要推进社会记忆的意义再生产转型以协同网络主流舆论合力。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核心是其“意义”再生产所倡导的信仰与价值,社会记忆承载着意义,意义巩固着社会记忆。结合我国实际而言,社会记忆的意义取向公平正义、人民立场、共同富裕等根本价值,这种意义扎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观照着国家绵延的未来,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优势明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源于中国人民和现实生活,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富有百年风华正茂的生机活力。因此,如何通过

社会记忆的现代意义再生产或当代价值阐释,消除代际之间、文明之间的差异,获得民族共同体情感的深厚凝聚力,“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⑩通过网络空间意义阐释的建构式转型,协同网络主流舆论合力,使社会记忆的意义再生产提供照亮网民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感染力和凝聚力。

第一,拓展社会记忆的意义阐释维度,全方位激活其意识形态承载的生命力。阐释是理解体会和升华内化社会记忆,进而赋予社会记忆意义的过程,是对意义的再生产和解说行为。借助网络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意义阐释,可以使各种社会记忆“符号”本身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和功能意义被全面理解、深刻揭示与高质量传承。比如,万里长城、故宫、天安门、孔庙等固态的传统建筑“符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南湖红船、革命纪念馆、英雄纪念碑等纪念性建筑“符号”,可以借助VR、5G技术开展教育基地建设、教育资源搭建、宣传平台开发、数字化制作等多维度“活化”方式,全面阐释和全方位激活这些社会记忆“符号”承载的“价值隐喻”功能,让社会记忆在网络空间中“有生命”“会说话”,推进全社会形成尊重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保护和传承文化基因、坚定文化自信的价值共识。

第二,挖掘社会记忆的意义阐释深度,全领域激发其意识形态承载的思想力。社会记忆再生产除了再现记忆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意义的深度阐释让社会记忆“符号”转化为思想资源,发挥思想力量,为现实国家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和治国理政智慧,为现实社会提供思想营养和价值共识、为现代人提供理论知识和思想启迪。比如,当前网民热议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活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等,可以经由专家讲座、理论宣讲、学术研讨、大众点评、讲故事、唠家常等各种意义阐释方式,通过

网络推进党的精神谱系和最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不断向全社会传递这些理论与精神中蕴含的社会记忆“符号”,尤其是这些社会记忆元素所承载的“思想与情感共通”功能,进而营造尊敬党关心党拥护党、一心一意跟党走的良好政治氛围和统一思想。

第三,提升社会记忆的意义阐释高度,全链条升级其意识形态承载的辐射力。社会记忆是不断生产和积淀着的,为了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我们可以借助网络平台以小视点和平民化的视角关注平凡中的伟大,发现小人物的大能量,阐释小故事的大意义,把来自人民群众身边的属于“人民”的社会记忆“意义”揭示归纳、总结升华出来,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引导网民求真向善、向上向善。比如,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每年9月30日的烈士纪念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纪念活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七一勋章”颁授仪式等表彰活动的网络宣传与意义阐释,都是借助权威媒体的大力宣介、网络平台的广泛传播和意义推广,将国家发展历程中代表性集体、个人或事件经历的苦难和辉煌具备的社会记忆“意义”进行全面归纳、系统总结,引领全体人民站在民族苦难史、奋斗史、复兴史的高度,理解和诠释这些社会记忆“符号”承载的集体主义、家国情怀、民族凝聚力等“投射和辐射功能”,推进全社会,尤其是“网生代”青年形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铭记国耻国难、尊重崇尚英雄、奋斗实现复兴伟业的政治共识。

注释:

①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

②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

③《鬼谷子》,许富宏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12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页。

⑤丁华东:《论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基本结构》,《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

⑥[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97页。

⑦《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5页。

⑧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

⑨郭景萍:《社会记忆: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10期。

⑩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20页。

⑪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4页。

⑫《以“揭秘”为噱头歪曲党史,是什么后果?》,《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12月19日。

⑬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发表错误言论被开除》,2021年12月17日, http://news.sohu.com/a/509326022_120099883。

⑭赵汀阳:《历史之道:意义链和问题链》,《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⑮孙德忠:《社会记忆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⑯[阿根廷]弗朗西斯科·德利奇、陈源:《记忆与遗忘的社会建构》,《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⑰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⑱《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2日。